



● 吴昊 《链接》

作品是作者在探索玻璃材料和造型之间的关系。作品颜色暗沉，强调材质的转换特性，同时也表现过去的一种状态。在制作玻璃作品的过程中，都会有一些限制，无论是从玻璃、形体、潜意识上，都会有一些限制，作品表现了作者想要跳脱框架、挣扎的内心状态。

创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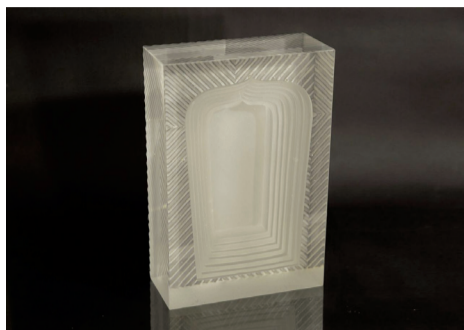
诗意，一种片段中的片段。它给予我们优美的想象空间，人们从中可以发现一种表达诗的意境的审美方式。玻璃铸造了一个文学的想象，一种诗意的抒情。

——庄小蔚



● 吴昊 《矛》

灵感来源于古代兵器。兵器给人的感觉有“冷”的特性，而玻璃常用热熔的方式去塑形，结果却是冰冷的质感，两者之间有着共通之处。作品是对玻璃造型和内部纹理的实践。



● 罗小成 《佛像造像空间研究》系列

从“丝绸之路”的行走中，获得灵感。龟兹的克孜尔石窟、敦煌的莫高窟是千年丝路的文化脉络点，它们承载着大量的艺术珍品，蕴藏极高的艺术价值。从《佛像造像空间研究》的系列作品，不仅能“读”到点、线、面与光影的穿插、叠加、融合形成的有趣视效，亦能从中感受到其“心”与物，“心”与传统的交流。



● 罗小成《惊蛰》

从中国传统文化获得创作的灵感。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，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艺术文脉，从而创作出符合当代文化的作品，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。



● 江子迪 《多余之环》

在制作玻璃艺术的过程中，玻璃胶枪的最后一段，是永远用不到的。作者将这些用不了的部分翻模，并尝试用不同颜色的玻璃颗粒，拼出一种更奇幻的色彩效果。艺术本身也有同样的意味，似乎永远用不到，但又是很必要的存在。



罗小成

青年玻璃艺术家
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师



庄小蔚

上海大学教授
美术学院玻璃工作室主任



吴昊

青年玻璃艺术家



江子迪

青年玻璃艺术家

Q: 怎样理解用玻璃进行“诗意”的抒情？

庄：写实主义的传统，在于定格最激动人心的一瞬间。但是今天，由于抽象技术的出现，它会改变人的看法。从20世纪开始，现代艺术都在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手法。对玻璃材质来说，这样的材质本身也非常不适合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。以诗歌为例，在某一个特定的情景下，触发人的情感，并就此探讨另一件事。每一个人都要抓住给你感受的那一刻，用玻璃并且只能用玻璃材质表现出来，这就是“诗意”的抒情。

Q: 近三年来，玻璃艺术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改变？

庄：朝文化现象转变。从前，玻璃艺术是完全建筑在西方的历史上的，但是，现在是全球一体化的时代。在这三年来的教学中，我们恰恰不是在传统上深挖，而是从更国际化的角度去深挖。玻璃艺术的作品，是不是有故事，是不是和思想相关，造型是否意味深长，和文明有关。玻璃艺术需要从思想、文化和高科技的方向发展。

Q: 你的作品中，许多都是玻璃材质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，你觉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
罗：创造性的转化是我个人创作的一个指导原则。它不是临摹、照搬传统，也不是对传统的元素或符号的复制，亦非架空虚构的抽象。而是要对传统艺术整体把握，探讨其中“意象”及“意境”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，如何启迪创意和激发新的可能性。学院玻璃艺术已摆脱玻璃媒材在实用与功能性的认知束缚，并逐渐打破玻璃偏重于传统“器物”造型与“雕塑”外观上的捆绑，开启了创作者在观念与精神层面上的探索。

Q: 从雕塑到玻璃，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从事玻璃艺术？你所理解的颠覆性，又是什么？

江：在做雕塑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系列，是裂开的茶壶，无意之中实验到了一些透明的材料，于是就想用几年的时间来研究一样材质。我认为，人的性格和底色是不会发生改变的，就像我一直都很喜欢看事物发生裂变的一瞬间。从雕塑到做玻璃艺术，都是从不同的窗口来看自己。对于创作者来说，为了故意去反对，就和故意去迁就是一样的，都掉入了一个陷阱，所谓的颠覆性，应该是基于自己本身的逻辑基础。

Q: “玻璃艺术在于表达个人的体验和感受”，你的作品中怎样体现这一理念？

吴：每件作品的出发点对我来说比较重要，这个出发点可能是非常偶然性或有趣的。我觉得我的生活中，一直离不开“思考”这个动作，有一些看似无意义的事情，才是我们思考的本质。所谓的“无意义”，我个人认为，这些“错误”是必然要经历的，是结果的一部分，这些“无意义”的过程、结果、偶然的瞬间，反而都是最重要的。我想用玻璃这种材料，表达对艺术、生活的理解，这也是我理解的“颠覆性”。